

「他們」爲何一步步 走向沒有光的所在？



黃榮村校長／游家鈞攝影

文／陳于媯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七月底以「醫療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爲題，向本院醫護人員發表專題演講。他在演講中強調醫療人員只有在面對試探時，才會知道教導與專業的不足，才會知道是非善惡的概念竟是如此的不清楚，若不隨時自我警惕，便有可能一步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黃校長的演講內容擲地有聲，發人深省，摘錄整理如下：

近年來，台灣一再出現有關醫療倫理的爭議，可能造成社會大眾的錯覺，以爲這類事件的增加，敲響了醫德的警鐘，因而深感憂慮。其實，我認爲現在的醫療倫理爭議發生次數與過去相較，並未大幅上揚，只是民智已開，社會以高標準期待醫療人員，低於標準線的事件不免受到檢視。

我重新看了醫師、護士和藥師在受袍受冠時的誓詞，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儘管物換星移，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舉世仍然拿同一套舊的標準要求醫療人員，從來沒有改變。例如「醫師誓詞」中的「以病人健康爲首要顧念，尊重寄託的秘密」，即應保護病人隱私；唐孫思邈「大醫精誠」中的「不得問其貧賤富貴…，皆如至親之想」，即應視病猶親。古人理想的醫者風範，放諸現代，同樣適用。

我不知道這些誓詞有無必要隨著時代更迭而更新，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時代怎麼變，以病人爲中心永遠是醫療人員的唯一守則，正如以學生爲中心永遠是學校教育的唯一職責。當醫療人員不尊重自己的專業，背棄傳統精神，傷害到人們對醫療專業的信任時，這將是醫德敗壞的開始。

既然醫療人員在入行前發過誓，醫療機構也有內控機制，為什麼有些人還是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日本作家遠藤周作所著「海與毒藥」一書中的部份情節正可為我們解惑。此書大意是日本F大醫學院大杉院長病故，即將改選院長，候選人之一的第一外科主任橋本教授為爭取大杉院長的門下支持，提前為大杉院長親戚田部夫人進行右肺上葉手術，不料手術失敗，田部夫人死亡。橋本教授為挽救頹勢並討好軍部，以抗衡第二外科的氣勢，爭取活體解剖三名美軍俘虜。

文中兩位實習醫師勝呂和戶田的對話值得細心體會。勝呂在參與活體解剖手術後十分痛苦，不知如何思考，戶田的反應則是：「痛苦什麼呢？是因為殺死了俘虜？要是因為殺死那俘虜而找出能治療成千上萬結核患者的方法，那就不是殺掉他呀！而是讓他獲得重生呀！人的良心只在一念之間，可以任意改變的。」勝呂說：「可是，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受到處罰的。」戶田說：「你說的是社會的制裁？如果只是社會的制裁，一切都不會改變。我，還有你，都只不過是活在這個時代，這個醫學院，才參加俘虜的活體解剖，如果制裁我們的傢伙，也站在和我們相同的立場，他們會怎麼做呢？所謂社會的制裁，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上述對話帶給我們的領悟是，醫療人員只有在面對試探和危險時，才會知道教養與專業的不足，才會知道是非與善惡的概念如此不清楚，也正因人性往往通不過試探，才會留下那麼多令人痛心的「好教材」。

這種人性的試探不僅見於醫療專業，921大地震重建期間，有些縣市長、鄉鎮長禁不起誘惑，染指資源分配，頻遭起訴或判刑，分析原因應在於地方過去獲得的資源有限，沒機會培養免疫力，突然面對那麼多錢，再加上政府在特別時期頒佈緊急命令，又有暫行條例襄助，錢有了，權也有了，行政傲慢、知識傲慢與道德傲慢繼之而起，一個把持不住就逾越了界線。

此外，SARS肆虐時，一些宣誓過的醫學生與實習醫師，在不確定的風險因素與家庭壓力下，急著撤離醫院，家長不斷找教育部要求讓子女回家，但是也有醫師堅守最前線，守護病患至死不退，呈現人性被試探後的兩極對比。

醫療是一種志業，要醫療人員恪遵醫療倫理，負起社會責任，除了仰賴教育的力量和制度的規範之外，醫療人員本身必須謹守分寸，分寸來自自制，來自品格，一個閃失就會跨過紅線；必須視病猶親，視病猶親來自責任與品質，一個閃失就成為輕忽；必須有自信，待人無差等，這種特質來自專業與傳統。

假使無法隨時保持高度敏感性，無法誠實的面對自己，每個人都可能一步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

後 記

黃校長演講結束後，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主任戴志展和小兒外科教授林哲男先後針對年輕醫師的困惑，提出兩個問題，問答之間，頗具參考價值。

戴志展主任：我們教醫學倫理時，發現年輕人無法完全了解它的重要性，因為他們從自己接觸的醫療環境看來，似乎不是那麼一回事；較年長的醫師則認為以前沒有學，現在教也沒什麼用。由此看來，所謂醫學倫理，光靠課堂上的傳授是沒有用的，必須實際做給年輕人看，協助他們在耳濡目染中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黃校長：品德養成最重要的關鍵是家教，家教不好就壞了一半。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最重視的是子女的教育，台灣的父母也關心子女教育，但是方向偏重在升學，關心的只是子女能不能考上好的學校，這點很令人憂心。

一個人要做踰矩的事，不會在白天做，而是晚上關起門來做。同樣的道理，一位醫師如果沒有碰到危險，沒有碰到試探，就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能遵守醫學倫理。所以我常會提出身邊一些具有震撼性的例子，讓學生面對真實的情境，然後捫心自問：「換成我，我會怎麼做？」

林哲男教授：我每次講起醫學倫理就覺得心頭沈重，很多人問我「年輕醫師難道真的比過去的醫師沒有醫學倫理嗎？」我認為不是的。老一輩的醫師收入比現在豐厚多了，我認識的一位婦產科醫師從前每個月看診的收入，足可買下一棟房子，收入多，自然不會和病人計較醫療費用，甚至可以免費施醫，但以現在的醫療環境，醫師的收入是沒辦法做慈善事業的。

因此，我常告訴年輕醫師不要以為前輩醫師比較有醫學倫理，隨著時代改變，客觀條件不同以往，有些作法難免受到影響。

黃校長：有人研究發現，IQ不完全是遺傳而來，人的智能一直在成長，因此現代人各方面的品質應比過去好很多，儘管品質提升，仍必須不時予以適當的提醒。提醒是很重要的。